

南下北归

□张学璞

第二次接父母来舟山之前，母亲问我最多的问题是她和父亲住哪里。我说住您儿媳家，母亲又问，人家会不会嫌弃，我说怎么会，您儿媳又不是外人。母亲便不再说话了，低头打包着要带走的東西。

人上了年纪，毛病就开始多起来，前几年父母身体还挺硬朗，但过完这个年却大大不如从前。他们好像不是一点点变老的，而是猝不及防地突然就老了。父亲的腿脚不好，走路使不上力气，脑子也不太灵活，经常忘记回家的路。母亲呢，两只眼睛都不好，胃也异常脆弱，稍微吃点东西就会难受一整天。

古人云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为了不给自己留遗憾，也为给父母更好的生活条件和贴心照顾，我决定把他们接到舟山。父母在北方生活了一辈子，古稀之年抛离故土，千里南下，确实是个难题。

为了说动二老，我动员了全家人。自从我们姐弟四人长大成人后，家里已经十几年没有团聚过了。彼时，我和哥哥在舟山工作生活，大姐和二姐均在河北。养儿防老，父母来舟山养老是最好的结果。

思想工作做了半年多，拉拉扯扯总是定不下来。母亲刚开始同意来舟，可临近了却又变卦，我能感受到母亲的焦虑。她在电话里絮絮叨叨：去了住哪里，钱不够花怎么办，家里的牲口怎么处理，那么多地和果树让谁打理……事情一拖再拖，始终没个结果。

2023年端午节前夕，母亲突然打来电话，语气决绝地说要来舟山，而且要求我端午节放假就回去接他们。什么原因，母亲也不说，一切都急切的样子。于是我提前请了假，买了机票直飞。

虽然我一再叮嘱母亲，只带要紧东西，其他的都在舟山购买，但当我看到打包的行李时，还是被吓了一跳，大小包裹十几个，吃的喝的穿的，五花八门，样样不缺，母亲恨不得把生活了70年的东西全部带到舟山。看着满地的行李，我既气又笑，无可奈何。

接下来就是快递行李，快递费几千元。母亲问我多少钱，我随便敷衍过去，不然后又要令她心疼好一阵子。

另外我意外的是，这次不只父母来舟山，大姐一家也要过来。我一边购买机票，一边托朋友尽快在舟山租个房子。母亲想住得距离大哥近一些，方便照顾读幼儿园的孙女。万幸一切顺利，房子租在马岙，独门独户，尤其有个大大的院子，门前还有一块不大不小的菜地。

端午节当天，父亲把大门落了锁，又在门前愣神好一阵后，一家人浩浩荡荡地出发舟山。除我之外，所有

人都是第一次乘飞机，机场人来人往，我一会叮嘱这个，一会又要拉扯那个，生怕有人掉队。待一切手续办妥，坐上飞机，我才发现，衣服早已被汗水湿透。

下了飞机，上了朋友的中巴车，一路上，家人们叽叽喳喳，小鸟一般，南方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新鲜的，一棵树、一朵花、一座桥，都让他们惊喜连连。

接下来的日子还是比较顺利的，父母种起了地，大姐和孩子们也安顿妥当，上班的上班，上学的上学。我每个周末都从新城开车出发去跟家人团聚，觉得特别安稳踏实。

我在舟山工作生活多年，始终有一种漂泊感，只有父母在身边的那段日子，才让我真正觉得舟山就是我的家，一颗游子的心也终于安定下来。

可惜这样的日子只过了一年，突然有一天，父母和大姐一家人要回河北，阻拦是行不通的，我只好亲自安排，送他们北归。

父母离开舟山的前一个月，我时常恍惚、难过，但慢慢也被忙碌的工作、生活冲淡。直到有一天，我跟大姐打电话才知晓父母离舟的原因，房东每天都要来家里一趟，看看这儿，瞧瞧那儿，鸡毛蒜皮的问题一大堆。父亲活了大半辈子，哪里受过这种窝囊气，于是发狠离开了。

父母在北方过了一年多，趁着春节前母亲两个眼睛做了手术的缘故，我终于又做通了他们的工作，第二次接他们来舟山生活。

去接他们之前，母亲嘱咐我开车回来，方便带行李，我也在电话里再三叮嘱他们，这次不要带太多东西，但回到家后，我发现我错了。于是跟第一次一样，所有程序重来一遍，快递费又是几千元，车子也被塞得满满当当。

第二次来舟，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验，父母明显从容许多，一路上欢声笑语不断。父母住在我爱人的房子里，我也考虑过让他们跟我们一起住，但毕竟生活习惯不同，感觉分开住，大家都方便。

父母来舟后，我和哥哥一家人每周都一起聚餐。前不久，趁着天暖，我和爱人带父母去踏春赏花，车子路过一个小村庄，爱人瞥见路边有房子张贴出租字样，便问母亲，城里住得习不习惯，要不要在村里租个房子。

母亲连忙说，习惯习惯。过了一会母亲又说，要不你把房子租给我们，我和你爸退休金还够用。我板着脸说，以后这种话不要讲了，哪有父母跟儿子儿媳讨价还价的。

母亲突然就笑了，是那种无比开心、卸下一切包袱的愉快的笑声。我把头扭向窗外，路边的郁金香开得正艳。我心里默念一句，春天到了，真好！

父亲寄来的枇杷

□李海州



AI制图

傍晚下班回家，家门口躺着三个装土鸡蛋的快递包裹，不用想，一定是父亲寄来的，一个包裹里是土鸡蛋，另外两个包裹装的便是枇杷。还没打开包裹，那股枇杷的清甜好像已经透出来了。

枇杷是父亲头天傍晚刚摘的。此时我仿佛能看见，父亲站在菜园子里的枇杷树下，用钩子钩下树枝，小心翼翼地摘下一串又一串金黄的枇杷。然后轻轻放入袋子里，生怕碰伤了果皮，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，温柔又专注。

母亲在一旁也没闲着，她一定会对父亲说：“要不要多摘一些？孩子们爱吃，万一不够吃怎么办？”父亲摇摇头说：“不用，泡沫格子就这么大，再多就装不下了，挤坏了更可惜，等过几天，再摘一批寄过去。”

此时，儿子正好放学到家，他看到这么多包裹，问：“怎么这次爷爷寄这么多鸡蛋？”我说：“不是，是枇杷。”“啊？枇杷！”他眼睛一亮，满是好奇，马上拿了剪刀，小心翼翼地拆开包裹，里面是装鸡蛋时用来保护鸡蛋的泡沫格子，一个个枇杷被放在格子里，整整齐齐。枇杷个头不大，但果皮金黄透亮，还能看见枇杷上的细毛。我拿起来闻了闻，气味不浓烈，是一种微微的需要凑近了才闻得到的香，像乡下清晨的雾气。

看着没有一丝破损的枇杷，我知道这一定是父亲亲手装的。他心细，剪枇杷的时候，会留下一小截果柄，而母亲图省事，常常直接掰下来，不留柄，那样的枇杷容易烂。接下来，父亲会特意挑选出没有碰撞“受伤”的，轻轻塞入泡沫格子中，层与层之间还垫了泡沫。

“甜，真甜。”儿子的感叹声把我拉回了眼前，我也拿起一个枇杷，轻轻剥开果皮，白色的果肉露了出来，近乎透明，像冻住的猪油，又像凝脂，汁水顺着指尖往下淌，带

着清甜。父亲种的是白枇杷，在我们老家比较常见，它的主要特点是，皮黄肉白，甜度高。我又拿起一个枇杷，剥了皮，放进嘴里，清甜的汁水在舌尖化开，带着父母的爱意，也带着老家的烟火气息。

品尝了几个后，我把所有枇杷取出，装进了保鲜袋，等妻子和女儿晚上回来一起吃。此时，我想起先要跟父亲说一声枇杷收到了。我拿起手机，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，电话接通的那一刻，传来父亲熟悉的声音：“喂，儿子，枇杷收到了吗？”“爸，收到了，很甜，味道很好。”“那就好，枇杷吃完了，我再给你们寄。”挂了电话，我好像看见了老家的菜园子，看见了那棵枇杷树，看见父亲在摘枇杷，母亲在一旁陪着。他们脸上是什么样的神情呢？我想应该是笑的。

在晚餐的餐桌上，我们一家人围着枇杷，一边吃，一边聊着天。小口咬着枇杷的女儿说道：“爷爷家的枇杷，比超市买的好吃多了。”我答道：“那当然，爷爷种的枇杷，都用自己制作的肥料，不打任何农药，绝对无污染。”妻子也拿起一个枇杷，细细地剥着，她的动作很轻，仿佛在呵护一件珍贵的宝物。“爸寄过来的枇杷一点都没受损。”她轻声说道，眼里带着几分暖意，“他肯定花了不少心思。”我点点头，心里一阵酸涩。我知道，父亲从来不会说什么动听的话，却把所有的爱，都藏在这些琐碎的小事里，藏在一个个金黄的枇杷里。

夜色渐浓，窗外的灯光温柔而明亮，餐桌上的枇杷核堆了一小堆，空气中还残留着清甜的果香。我忽然想起一句话：“所谓故乡味，就是有人记得请你吃故乡特产，某个傍晚，守着一灶烟火等你归来。”于我而言，这故乡味，就是父亲寄来的枇杷，是父母藏在枇杷里的爱，是跨越千里的牵挂，是两个家庭紧紧相连的温暖。